

斜陽

小學校長抱住船，俯身將它推向海上。

白色的泡沫已經湧到他的身邊。風吹過來，隱約可以聽到海在他的腳下發出噉噉的爆響。褲管捲到膝蓋，露出了兩隻細腿。他的頭垂下去，看不見了。無袖的背心、兩條狹窄的肩帶從背身越過去，鬆鬆搭在肩骨上。僵張的手臂底下仍有兩叢濃密的腋毛。

幾分鐘以前，校長就把船從沙壩上推下來，一直要推到海裏去。防波堤外，海水一下子漲了許多。天空再也捕捉不到午前那些慵懶的雲朵。

為了讓我們雨後可以坐船在海上溜躑，校長必須在落雨以前把船放回海上。被雨淋澀的沙坪將會產生抗拒，到時船就推不動了。

現在，遠處的地平線已經失去了雍容的平衡，露出逐步升級的焦灼。天空吸飽了墨水，海變得沉重。白浪帶著流質的鈍拙，喪失了衝向沙岸的意志。

地平線、海、沙地，統統沉靜了下來，各自安於自己的地位。連風也遁曳了。前一個片刻在頭頂上呱呱的海鳥突然在空中絕跡。不久，一場驟雨就要打破這種靜止的安排。

校長張開的腳趾盤入沙裏，腳板掀起來，成為他向前推進的著力點。沙上已經印出長長一條足跡，像鐵模的凹槽，輪廓完整而美麗。兩排略成八字形的印模彼此對咬前進，一直從沙壩上印到水邊。午飯前，校長太太蹲在天井折空小菜，細聲跟母親提起退休後校長的腰子病並沒有痊癒。現在腎裏還留著石頭呢。

母親和她站在沙壩上。只要校長抱著船用力推進一步，兩個婦人就驚叫一聲，彼此把高等女子學校老同學的手抓得緊緊的。

平沙從她們的腳下一直向下伸展，經過校長的赤腳，然後再伸入海裏。

校長快要把船推進海了。

慢慢被校長推動前進的船，和水面構成垂直交叉。船尖逐漸移向地平線，就要完成T形的結合。一直跟在校長背後的黃狗興奮地吠起來。

校長仍然抱住船，俯身奮力。鉛空下，他全身力量的集結透露了允諾的信息。

船，終於借著最後的一陣衝力，以舒坦的臥姿，漂浮在水上，完成了復歸的宿願。海水裏，校長稀疏的頭髮披了下來，水侵上他捲起的卡嘰褲。他雙手按住了海上的船身，拱形的背影沉默而嚴肅，一如週會時面壁朗讀國父遺囑的模樣。

你從窗口收身，埋頭繼續讀起手上那本台灣總督府監印的舊書：

……但終於沒有進學，又不曾營生；於是愈過愈窮，弄到將要討飯了。幸而寫得一筆好字，便替人家抄抄書，換一碗飯吃。可惜他又有一樣壞脾氣，便是好喝懶做，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如是幾次，叫他抄書的人也沒有了。

校長跛著木屐，拾階而上。他抱著牆走過了濟公靈苔水那片藍白斑駁的廣告。午前的海風吹在他的身上，把他吹到牆邊。貼住牆，爬不上去了。

「先生，先生。」

從台北趕著火車過來的母親，從背後追上去，忙著用日本話叫住他。

校長轉過身，拎在手上的兩瓶黑松汽水碰在磚牆上，發出迸碎的聲音。

校長一聲痰氣很重的招呼，被遠處正在發動的漁船馬達掩蓋。你可以在石階上看到一排排靠在岸邊的漁船隨著海浪顛躓著。南方澳，蒼蠅飛滿在天空，等待著鯉魚入港。

「去海港看看你的小學校長罷。」

聯考剛過去，母親嫌你為了投考把身體弄得那麼消瘦，「像一隻白絲蟲」。於是要你到校長的家曬曬太陽。

漁港，無止境的夏日，海飄著魚的腐味。而漁會公所前的柏油路到處是令人噁心的馬尾藻。聽到母親說你已經快要成為一個高中生了，校長的臉突然從鯉魚湯的碗裏抬起來，帶著不善

於在漁港討生的腫脹。晌午，他被太太罵出門再去買汽水。當了人家的校長了，連兩瓶汽水都拎不好。太太衝著他跨出門檻的影子說。

校長的木屐敲在鄉間寂靜的馬路上。不久可以看見他又抱著那段頹牆，拾階而上。這一次手裏多拎了一塊用草繩網好的冰磚。

海邊的燕子在屋簷下築巢。一直啾啼個不停，惹得校長太太開心。進出門小心翼翼的深怕驚走了那些鳥。為此她特地早晚一根香，點著塞在門口板壁的細縫裏。

香腳已經塞得滿滿一大片。茄色的細籤一根根豎向屋頂。早上從門檻跨進來，一股廟宇的濃香撲鼻而來。

「就要發了。」

「可是到底還沒有發。」

「這孩子這裏好。」

校長把手上的筷子反過來，敲了一下自己的邊腦。為了不讓兩個女人談他的捕魚事業，他把話題轉到你的身上。

太陽還在上升，已經升到油煙敷蓋的窗口。於是飯桌上多了一些光點。校長的臉總是那麼落落不歡，好像一輩子惦記著他的亡兄。吃飯時，大人們倒沒什麼話了。你可以聽到外面的海發出嗚嗚的聲音。

太陽垂直照在海上。海鷗一隻、兩隻、三隻……沒有拍動一下羽翼，就悠然降落在樁頭上。

岬角在遠處候立，而地平線已經染起了烏雲。這個海港的景致再也吸引不了你了。你埋頭戀讀著手上那本總督府監印的書。

飯後，校長啣著牙籤的嘴嘖嘖動起來。他邊走邊對你說，家裏沒什麼東西讓你玩。他打開了老玻璃櫥，拿出了那本舊書。這是家裏唯一的一本中文書了，你就拿去看罷。你把書接過來。書蟲已經蛀穿了書頁，一個一個小小的洞疤布滿在每一頁相同的位置上。你在書脊上還可以讀到「台灣總督府監印」的字樣，其餘的都給蟑螂吃光了。

他拿著書俯身向你。一邊翻著一邊若有所思起來。跌入了一段往事。嚼著檳榔的口腔壓迫著你。

「你就拿去看罷。」

校長在床邊脫去了無袖的襯衣，黝黑的皮膚。他低下頭。慌慌張張套進一件新的襯衣。被海水弄髒的卡嘰褲則沒有換。船推進海以後，他的一口氣還沒喘過來。兩個女人在更深的昏暗裏坐著，靠著飯桌聊天，談著婦女病。你偶爾從書上抬起頭。屋裏沒有一片隔牆。沒有一點遮欄。屋子像一間倉庫。圓樑上垂掛著蠅紙。低鬱鬱的談話聲嗚嗚漫漫全屋。高女時代的回憶。舊同窗已經有人得乳癌過世了。某某天壽的竟然倒了會，人逃得無影無蹤。藏起來了。而醫生把她誤診了，校長太太說，害她擔心了好幾年。雨點開始斜斜打在窗口上。校長走過去，把窗拉下。接著拿了一把椅子，欠著身子往飯桌湊了進去。加入婦人們的談話。換過衣服以後，校長突然有了在學校主持朝會的神氣。你則低下頭讀到：

中秋過後，秋風是一天冷比一天，看看將近初冬；我整天靠著火，也須穿上棉襖了。一天的下半年，沒有一個顧客，我正合了眼坐著。突然間聽到一個聲音，「温一碗酒。」這聲音雖然極低，卻很耳熟。看時又全沒有人。站起來向外一望，……

雨果然下大了。校長太太站起來，從廚房拿出來臉盆和碗公，熟稔地一一放在雨漏的角落。

嘟嘟……噠噠……，雨落在盛器裏。而某某的兒子在美國出了車禍，人都快得博士了。屋瓦排列得並不整齊。圓樑是傾斜的。你看到了雨點從瓦縫裏滲進來，然後落到地上。而他呀，就是三心兩意，太太埋怨著自己的丈夫，做事不夠果斷，竟耽誤了兒子一門好親事。校長在旁，默不作聲。嘟嘟……噠噠……。如今他心裏只有那隻小黃狗，哪裏還操心自己的兒女。嘟嘟……噠噠……。你現在終於看到屋瓦有好幾處亮光。可你也別指望子女什麼，她這樣下著結論教導母親。嘟嘟……噠噠……。雨大了，反倒可以聽到窗外海鳥淒冽的呱呱。

他們一直住在迪化街後面的一條小巷，在台北算是老鄰居了。古厝的樓上，綠色的細紗蚊帳褪成土褐色，一直掛在樓梯口的臥房裏。灰撲撲的一條窄巷。地上鋪著灰灰色的煤渣。整天沉在洗衣水的空氣裏。早上你被幫浦的抽水聲吵醒。鄰居們早在水井洗衣了。你從她們的身後繞著走，急急跑出巷口上學去。你擺脫了肥皂粉的嗆氣。

傍晚的水井霍地變成一座暗森森的黑影。

母親被井邊那個露陰狂嚇得奔進了門檻，手上是一簍還沒有洗完的衣服。白色的肥皂沫一路從水井滴滴，滴到家裏。晚上，母親在飯桌上仍然是一張沒有血色的臉。

登上湫暗的木階，腳步聲和校長太太的招呼一齊響徹了那棟木造的古厝。午後的陽光斜斜照進巷子。簷影印在牆上，安安靜靜的。女人們都把衣服洗完了。無尾巷的盡頭砌上幾層台階就聳立著面對面的木造房。靠河的一棟是校長的。對面則是一棟棄屋。從疏散的鄉下回來，在船上就聽大人細細絮絮地傳說，那房子的主人死了。窗玻璃被轟炸震碎。塵土厚厚敷在尖形的碎口上。從校長家的二樓望過去，兩框沒有玻璃的窗口成了被挖掉眼球的雙眼，啞地瞪著你。

台北被炸得最厲害的七月天，這一家主人受不住 B-29 的日夜騷擾，在二樓上吊自殺，把病在床上的妻子留在樓下。你從鄉下回來，還沒跳下渡船，就聽到師公念經的聲音。天上一羣一羣的敵機飛過，你在防空壕裏還可以聽到南無阿彌陀佛沉悶的聲音嗚嗚淹蓋了四鄰。

你還記得整條巷子陷入哀傷的日子，戰爭過去，病重的妻子也死了。留下來孤單單一個待嫁的女兒。

米娘在雙親相繼過世以後，突然從一個公學校流著鼻涕的女生變成了羞澀的少女。而家荒蕪了。雜草長在四周圍。圓仔花開在門前的土堆上。那株蓮霧被炸彈的爆風吹倒在一邊，靠在她家的窗口上更加濃鬱地長出枝葉。

米娘在敵機日夜的轟炸裏突然長大，成為一個女人，這是你躲在樹上怎樣思想也想不通的。你爬上了那棵樹。和鄰居的小孩爭著採蓮霧。尚是她父親在世，那是不允許的。蓮霧到底是

她家的啊。綠蔭滲進了陽光，聚成閃閃的光點。米娘站在自家的門檻外，梳去髮尖的水珠。沒有一根髮夾的新髮披得像一條河。你從樹上望下去，白瑩瑩的肌膚從她彎下頭的後頸爬上來，越過了雙肩，然後直蹣蹣向著胸前傾瀉下去，瀉入了她開得鬆鬆的領口裏。

啪嚓。折斷了枝桠。爆炸的乍響。校長蹲在自家的門口修腳踏車。他猛抬頭。望上來，驚惶失措的臉。噢，不是炸彈，只是蓮霧的小枝。

男人都是一樣的。母親提起井邊時常出現的那個露陰狂，校長太太就這麼說。她想談的是她的丈夫。

「我走。我走。」校長說。

後來到底還是米娘走了。房子變成了一棟暗摸摸的棄屋。

「他哪裏敢。他有膽，我倒任他去了。」幾年以後，校長太太一談起來，總是這樣理直氣壯。

光復了。巷子重新發散著薄薄一層肥皂水的嗆氣。太陽稍一斜，紅色的蜻蜓就在頭上飛。從這一頭飛過去，再從那一頭飛過來。整個午後就這麼重複著單調的來回。蝸牛爬入牆上的陰影裏。校長在這邊樓下修著他的腳踏車。米娘倚在那邊樓上的窗口，懶懶地梳著剛剛洗過不帶一根髮夾的長髮。髮水一滴一滴，滴到樓下的青石板上。他們兩人總是那樣，默默地各自做著自己的事。從樓下望上去，米娘還帶著孝，藍布條穿過一枚乾隆通寶，在她白皙的手腕上攏動著。

陋巷。安靜的午後，空氣停止流動。夏日無聲的慵懶發出啾啾的心的聲音。多熱啊。令人難

以負荷的氣壓。米娘的上身探出了窗口。

相信他，默默地留在他的身邊。

校長用手搖著踏板。後車輪轉動起來。得得得……得得得……。製造著悅耳的聲浪。

全是一陣浪濤。把自己捲了進去。來罷，全世界所有的海水。會淹死的。小心。就淹死在午後巷尾無聲的空氣裏。噢。多熱。

突然。米娘從窗口縮身。閃進黑暗裏。不見了。啞然洞開的窗口。

同時樓下門檻出現了航空母艦般的影子。校長太太出來了。蜻蜓仍然在巷裏默默地來回飛著。校長一動也不動，照樣蹲在那裏。埋頭轉動著他的踏板。得得得……得得得……。多熱啊。這夏天。

校長太太手裏捧出了一籃豌豆，準備在陰涼的門口拆絲。米娘剛剛洗過的髮香留在空氣裏。拂擦著。拂擦著。

太太一氣轉過身。謝世症。謝世症。她拿起籃子，憤憤地往後尾走去。

我走。我走。校長說。

殘暑的黃昏。門口一排一排的蟻羣。斷翼的蜻蜓順著密密扎扎的蟻跡被抬走，才看到地板上被撕裂的紅色殘骸，下一瞬間就被抬進牆縫裏。

不見了。

校長站在豆腐店的遮陽帆布下，臉上灰暗而莊嚴。手裏一個小包和一把雨傘，在耀眼的秋空

下，出神地望著眼前駛過的每輛車。

我走。我走。隻身離開這個氣悶的海島。遠遠地走開。遠遠地走開。少年時代立的志。迪化街已經變成一條長滿青草的田道。戰後。街的荒涼。那時校長還沒當校長呢。他是市政府的督學。噢，但願生命如日影，日復一日地縮短。他低下頭，痴痴望著從豆腐店的瓦楞投下的一片秋陽。

太太則記得戰前迪化街的熱鬧。亭仔腳水貨堆積如山。唐山來的。金鉤蝦，江瑤柱混著麻油香。在五花八門的招牌下，她，一個台中林家的家庭教師，坐在手車上像一陣風穿過了街心。吃了真珠粉長大的。一身細皮水滑的金千。準備下嫁當時的師範高材生。她端端莊莊地走進了陳家的門，獻出了一切：幾台貨車的嫁粧，花一般的年齡，還有她一向自豪的從不起繭的一雙腳。她第一次洗完澡撲上爽身粉。他竟驚異了。簡直不相信台北的師範生還沒見過爽身粉。

可是他呀，又得了什麼。巷子裏傳說校長和米娘雙雙沿著水門散步。這她倒是不信的。他有膽，就任他去了。在鴨仔寮校長被人撞見了。和米娘一齊擠在買菜的人堆裏。那一次，她倒沒話說。他總那麼興致勃勃，星期天一早就提著菜籃出門。卻沒想到是一個輕薄的人。還是市政府的督學呢。

我活夠了。我活夠了。入了陳家的門一轉眼就不想活了。楊仔仙，他趁著戰亂上吊算是有眼光的。太太說的是對門米娘的父親。然而人家可是精神失常啊。巷子裏任誰都曉得。七天七夜師公不斷念經也鎮不了精神病患的遊魂。

而鄉下和台北，現在太太倒喜歡鄉下了。戰時疏散的鄉間。生活多太平啊。

可是他呀，又得了什麼。在南方澳的平房裏，校長太太蹲在天井折空心菜。滿臉起皺的粉臉湊近母親。談起十年前那個夏日的午後。

她伸著脖子。細聲細氣地下了結論。其實他還算是一個好人。在一個房子裏，早晚共處，已經快一輩子了，還不曉得他？

校長挺起腰板，端正地戴上了他的打鳥帽，要出門上班了。

一個體面的小學督學。

他雙手抱著腳踏車，跨出了門檻。他彎下身用曬衣夾夾住了褲管。一切停當了。他才徐徐推著車子下石階。還來不及瞟一眼對面米娘的屋子，背後就被趕出門的太太潑了一盆餿水，連帶還被詛咒了幾句。

頹牆上爬滿了豌豆花。水紅、淡紫、粉白的花瓣迎著晨光簇簇綻放。光復後難得一次海藍的天空。校長在牆上刷了刷身上的污水，拂了拂頭上的帽子。一切停當了。他跳上車就落荒而逃。一陣煙消失在巷子口。

更難為情的其實是校長太太。她是巷子裏唯一被稱呼「先生娘」的有身分的女人。

戰時淡水線的火車。急駛的窗口，你無意瞥見一個老嫗從屋裏急急衝出來。手裏拿著一根趕鴨子的籐條。火車從這家門前一閃而過。那老嫗一幌即逝的景象從此和校長太太聯成一體跟著你一起長大。

先前父親常說，校長是台灣人中難得的一個教育家。從年輕時代就立志做一個小學校長。必要時，校長還能說上一口上品的日文，比任何一個殖民地的文官都不差。你還記得星期一的週會，校長面壁朗讀國父遺囑的聲音。遇到捲舌音時，校長都能夠把他的舌頭認真地捲上去，而發出不令人厭惡的舌音。

星空燦亮。校長和太太重新修好。兩個人穿得厚厚的，勾著手臂散步到水門邊。歸途，校長手裏偶爾拎著兩尾尤魚來到家裏聊天。那時父親的身體還沒有壞下來。

尤魚放在火盆上烤。大人們圍著火談起台灣人出現第一個飛行員的往事。盆火照紅了父親一團被窩氣的臉。薩爾牟遜式的「高雄號」飛入雲端。萬里長虹。台灣人的抱負。意志升上去了。飛越在殖民地的上空。從高空鳥瞰，據說漢民族的土地鬱滄蒼翠。氣運沸沸。十幾年的威爾遜主義在這裏長出了苗芽。而念醫科的台灣青年實在太多了。「文化協會」那麼需要有志的知識人。

河風越過土牆，吹進二樓的玻璃窗，飛捲著尤魚香。帶有沙質的風，轟地一聲。「高雄號」失事機毀。第一個飛行士的屍體在練兵場外從飛機的殘骸裏被抬出來。青年時代的校長是懷著怎樣的心情去參加了死者的告別式啊。

他終於笑開了憂鬱的臉。郵差的腳踏車叮叮噹噹。轉入了窄巷。送來了聘書。不久在報紙上看到教育廳發布他榮任你們國校光復後首任校長的消息。

他仍然用曬衣夾夾住褲管，騎著腳踏車一早就離開了家。

你們在走廊上經過時，再也不須向校長室的門口鞠躬了，不管校長在不在裏面。這是他上任

以後的第一個決定。

他代缺席的級任老師上自然課。在教室裏把火點起來做肥皂。他的口氣有點像圓環寶膏藥的打拳師傅。如果自己這樣做肥皂，就不用到外頭去買了。現在一條天香肥皂要多少錢啊？

粉筆灰和油漬都塗上校長的臉。脂肪加上氫氧化鈉。頭髮披到眼前。肥皂凝結了，在長方形的模子裏。可是現在他已經把教室弄得到處都是油煙。學生們都噲起來了。慢慢地，大家看不見校長了。他在台上還忙著製造。晚飯時，母親舀了一匙新炸的豬油澆在你的飯上，你竟吃不下去了。那一次校長差一點沒把教室燒起來。鄰班的老師忙著跑過來。濃油油的黑煙，像一條龍向窗外飛捲而出。第二天升旗典禮時，看到校長立正垂直的雙手肥肥包裹著一團白紗布。

破戒了。校長太太當作空襲一般的大事到處嚷起來。

校長破戒嚼起檳榔是什麼時候呢？那一定在父親過世以前。因為記得聽父親說過「那是嚼著校長亡兄的影子」。那時，你早已小學畢業了。黃昏的水門經常看到校長。蹲在岸邊，俯身無語。額頭都快碰到淡水河了。香菸燒到指頭才猛地醒過來。急忙甩到水裏。

悔恨的影子被黃昏的渡船稍稍擾亂。校長這才站起身來。

船肚劃破靜止的河水。水浪漫過來，輕輕鑽進石縫，打出一些泡沫。水帶著陰暗裏的骯髒又返回河心。新莊的船夫一口痰啐入水流。薄暗的河霧。船夫站在渡頭上。孤零零的。他對著走遠的船客自言自語。無論如何，這是他的生活。請多多包涵。船進了一些水。沉不了的。請多多包涵。

三葉草，綢絲般的歸路。從岸邊一路長到堤口。校長爬上水門的石階，順手折了一段茉莉的梗尖，剔著塞牙的檳榔末走回家。人消沉下去，沉海兄哥的影子來到了眼前，每天太太任他留戀在河邊。一個人楞楞眺望遠方，消磨整個黃昏。

少年時代最恨的就是鄉里的父老叭喳喳嚼著檳榔。亞熱帶的惰性。在糖廠的五分車裏，科隆科隆的機輪聲中，他和哥哥立志要和檳榔斷絕關係。

天壽仔！他的嘴第一次呵出刺鼻的檳榔味，太太大叫起來。

同樣的五分車裏，同樣的機輪聲中，哥哥的臉印在漆成綠色的車廂裏。幾年以後的事了。暑假就要過去。哥哥正要北上，回到島都的大學醫科。

哥哥一路吞吞吐吐。下車前終於向他吐露了心事。

「醫科恐怕念不下去了。」

科隆科隆的輪聲。綠影閃爍。哥哥的臉。

「不要讓媽知道就是了。」

分手前，最後的一句話。

那一學期沒念完，就回家奔哥哥的喪。

跳海自殺了。沒有遺書。沒有跟他留下一句話。

沙灘上。他的衣物和一本書。

校長耐心嚼著尤魚絲。都快嚼不動這東西了。坐在火盆邊談起亡兄，鼻翼仍然脹得滿滿的。

胸頭上一團牢固的繩結，仍然是解不開的。亡兄的屍體始終沒有找到。做母親的差一點心碎了，死了兒子竟不能在墳場或廟塔安一塊靈位供她思念。

海灘留下他的一本書，就能說明他已經自殺？

校長頭髮都花白了，還是想不通這一點。

不過哥哥從此沒有再出現，好像從地面上永遠消失。這又堅決駁斥了哥哥沒有死的想法。

校長在火盆邊，一談起亡兄就這樣反覆推論。然後雙眼直直瞪著父親一團被窩氣的臉，等待著父親的回應。客廳一片寂然。

哥哥突然從醫科大門衝出來，淚臉奔向馬路。白色的罩衣在風中飄捲。那慌張的身影是校長一直沒有忘卻的。

那一天，作弟弟的為哥哥拿來了戶口簿。哥哥準備把自己的戶口遷入那時住在島都的二叔家。

馬路空曠無人。杪欏科植物綠蔭成蓋。醫科的紅磚大樓，在驕陽下巍然矗立。豔麗的晌午時分。醫科的實習生剛剛上完接生課，哥哥一下子精神崩潰了。

哥哥要飛奔過街，罩衣像一隻白日的鬼影，嬉戲般在街心飛舞。那奔跑的影子，帶著繩結般的困擾，印入了校長的記憶。

在弟弟面前，哥哥仍然無法自持。一下子埋頭抽搦。一下子目瞪口呆。弟弟手裏一直拿著家裏的那本戶口簿。在公園的石椅上，兩兄弟沉默無語。五月的正午，弟弟的手心涼到發顫。他不

知道該怎麼把手上的東西交給哥哥。

「婦人的生產會那麼可怕麼？」父親問道。

「記得家兄從醫科大門奔出來後，唯一的一句話就是：想不到生小孩會那麼醜陋。」
少年時代口琴不離手的校長終於放棄了。他放棄的不只是一隻口琴，而是音樂。

父親用銅筷剝了一下火盆裏的木炭。新火噼剝作響。冬夜的屋裏逐漸有了一片暖和的景象。校長解開了上衣的鈕釦，瞪著盆中火紅的炭塊，告白似地說，自己終其一生都將是一個瘡啞的人格。

然而記得週會時，校長面壁朗讀國父遺囑時那滿腹生氣的聲音。

漁會公所前的柏油路上，投下一塊鼠色的日影，印出水泥樓房的輪廓。陰影容納了一些歇息的閒人。有人在下棋，有人站著吃仙草。新樂園牌的菸草香團團圍繞著人羣。

海上起了烏雲。一場驟雨又要到來。每天都是一樣的。那日光，只偶爾從雲朵的破隙裏乍現一下，到底是欺人的。

洋神父騎著腳踏車奔馳而過。黑色的道袍在車後飛捲起來。從昨天，漁港的街道就出現了這奇異的景致。像龍一般的黑袍長衣隨時出沒，引起路人駐足凝望。聽說神父正忙著為來到海港尋死的一對青年辦喪事。

校長的木屐拖在寂靜的街道上。不用送了。不用送了。母親的手裏提著用新聞紙包起來的醃魚，校長太太臨行前塞在母親手裏的。一條新的柏油路。空曠的販魚場。無人的行道。蒼蠅，無

精打采地飛在空中，等待著漁船入港。沒有魚腐時，牠們不會降落。只在頭頂上飛著，發出喞喞的聲音。不用送了。不用送了。

天氣好一些，我會上來的。這腰子病，症頭還留在身上呢。

火車還沒有開，校長遠遠站在月台的一邊。不送了。不送了。

現在海港的屋頂上家家冒出了一注藍色的炊煙。

有空我會上來的。我會回台北來的。

老式的冰箱築滿了螞蟻窩。這兩天校長太太時不時向母親埋怨著這冰箱。

來年看看罷。到台北買一台新式的。有空我會上來的。

不用送了。不用送了。回家罷。

在校長家宿了一夜。每頓吃的都是鯉魚。離開時你突然那麼高興。校長趁母親沒看到，在門檻外慌慌張張塞了一張鈔票在你手心。沒有說什麼，只是他潰爛未癒的眼角翻了一翻，露出了紅肉。簷下飛出了燕子，叫了幾聲。

拿去罷。拿去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他又把鈔票塞過來。

不必跟你媽講。就收起來吧。

在車裏你又按了一下褲袋裏的那張鈔票。

你一時懊悔，昨天雨後你沒出去坐校長的船。你不該悶在屋裏看書。

車子開動了。不送了。不送了。你從車窗望出去。校長，一生的熱情，站在月台上，像戰前一支悲傷的歌。

這樣回去剛好。躲開了一場雨。會的，會的。來年我會上來的。不送了。不送了。

住在台北的水門邊。校長出門跳上了腳踏車。那雄糾糾的姿影。海港的空氣，帶著雨意。拂擦著。拂擦著。快看不見月台上校長的臉了。

走了。再也吸不到鱈魚的腥味了。再也聞不到檳榔的麻辣了。亡兄的影子。嚼著。嚼著。這樣回去剛好。過些時雨就要來了。

而車箱裏，母親罵開了。在科隆科隆的律動中，你借著薄暗的光，仍舊戀讀著校長送你的那本書。

「你考不取給我看看。」

你從書裏仰起的臉一定很頹唐。

母親再也忍不住了，來校長家原是要給你曬曬太陽的，為了投考已經把人弄得像一隻白絲蟲，結果又窩在校長的家看了兩天的書。連校長好意要你坐船你也不坐。

母親的意思是，這次聯考考不取，你給我擔心。

你墊了一張報紙，坐在地上。擠在乘客搖幌的腿間，戀著手上那本舊書。

你突然對跪坐沉落下去的姿勢感到非常滿意。

車窗外的海景再也吸引不了你了。

現在那些零落的岬角一定遠遠等候在平坦的地平線那邊。海浪不再起伏。趁著一場驟雨還沒有落下，你匆匆搭上北上的班車，倉惶離開了海港，這是怎樣對不起校長啊。

在奔馳的火車裏，在大人站立的腿與腿之間，你驀地產生了懊喪。你連身邊的母親都不想理會了。你但願自己再也站不起來。讓雙手沾滿地泥，甚至讓自己的腿斷去。跟著手上的這本書一起沉下去……沉下去。

小心噢，過馬路要先左右看看。

出外要會照顧自己噢。

失去了父親以後，母親的叮嚀總是細細顫顫的。

入秋的蟬。

光復後的禮拜天。戒嚴中的台北。

為了讓病床上的老母吃到豆腐，校長拿著一只碗，摸著牆角出門了。

小心噢，過馬路……。

校長蹣跚到亭仔腳，他想過街。

巷口的憲兵喊住了他。這是幹什麼的？

校長期期艾艾。只說就去對面的豆腐店，就過一下街，馬上回來，馬上回來。

老母病得太久了，難得在床上喊著想吃豆腐。

就過這條街，到對面的豆腐店，買了就往回走。就過這條街，馬上回來，馬上回來。

喇地憲兵一個大巴掌摑在校長的臉上。
這是什麼時候了。吃豆腐吃豆腐。

迪化街，空曠無人。那清脆的巴掌如記憶響徹在一街荒涼的空間。嗚嗚……嗚嗚……嗚嗚。

人間

爬上被含羞樹蔭遮的沙丘，走向公寓的停車場，腦殼裏就卡拉達、卡拉達響起來。有蟲在啃噬著你。聲音從太陽穴迸裂開來。劇烈的頭痛佔據整個白天。開車時，眼前常有撞車的殘骸圖景。

鼻孔一陣辛辣。阿月渾子的氣味。三朵天筑葵，在廚房的水槽邊，透過沙漠的晨照，發出允諾的光。窗外，超速公路無聲地從遠處延伸過來。再遠些，沙上騰起的白光，團團遮去了景物。

你突然悟到，那原是母親越洋電話的噪音。線上傳真不良。卡拉達，卡拉達，不斷地響著。頭痛則是遺傳的。小時候，看到步入中年的母親太陽穴上總貼著兩塊撒隆巴斯。越洋電話裏，母親的聲音細弱而遙遠，嗚嗚斷斷，像一段往事。

地熱敲擊著腦殼，天空像一片大錫箔紙，把熱光反射在地面上。那個聲音不斷從心底響起來：卡拉達、卡拉達、卡拉達。

有一天，這聲音成為沙漠黎明的第一線光芒。你在亂石中建築起來的這個城鎮安身了。你學

會了忍耐。

那年，奇怪的聲音吵醒了她。她爬下床。以為床底下有老鼠在啃木器。又以為牆壁裏有蛀蟲在咬洞，最後她發現那原是你睡夢中在磨牙。

那是很奇怪的聲音。

那是怎樣的聲音呢？

你自己都感到奇怪了。夢裏的語言。

每天，你從這一頭一間一間清洗著廁所。她從那一頭一間一間推著吸塵機。你們從樓下清到樓上。中午的時刻，你們終會在樓上的某間房裏相遇。

清潔工人的白色罩衣。羞澀的一個招呼。各自做著自己的工作。你用鐵絲球刷洗著白瓷馬桶。聽到她在隔壁打開了吸塵機。不久空中一聲裂帛，她換上新的床單。

半個月以後再碰頭，你們就坐在新換的床單上，偷閒聊天。問對方是哪個學校的。念什麼，什麼時候出來的，一九六六。

過一些時候，話都問光了，已經沒什麼可談的了。你們就躺在新換的床單上，不敢開冷氣機。怕老闆娘在樓下聽見。

躺下來，可以聞到彼此身上帶著清潔劑的阿摩尼亞味。

她的手從你胸口那一片淤血挪開，仔細再看，還是像一張地圖。一張美國地圖。豬肝色的傷痕遍布在兩排肋骨上。

「現在我們在這裏。」她指著傷口的一個地方。你的胸肉馬上抽緊一下。

「暑假過了，我就回到這個地方。」她指著傷口的另一個地方，「俄勒岡的沙蘭鎮。」

「你呢，」她說，「你就回到這裏。俄克拉荷馬。」

她的手移到傷口的南部。

你睡了又醒過來。夢裏全是一些螺旋鉗、板手、鐵錘、螺絲刀、絕緣膠布……還有各種尺寸各種式樣的釘子。

工作的第一天，老闆娘把一盒沉沉的工作箱碎地放在你的眼前。「從現在起，這個箱子由你保管。」打開來都是一輩子沒碰過的用具。

「幸鑾，不必擔心，你的身體——我會照顧。」

「詠月。」

她有一對烏亮而灼熱的眼睛。現在總是直直地望著你。

第一次在申請工作的隊伍裏看見她。她轉過頭來。烏亮而灼熱的眼睛望到很遠的地方。

太陽在賭場建築物的那一邊落下去。霓虹燈開始佔據了整個沙漠。暑假剛剛開始。隊伍裏到處說的是中國話。工作介紹所很樂意接納中國學生，老實肯幹，一個多世紀的良好記錄了，從運來築鐵路的豬仔工人開始。

他們都到賭場裏工作，你們兩人則分配到同一家汽車旅館當清潔工。

第二天，老闆娘要你搬一部老式的冷氣機。你傷了胸口。第二天出現了一大塊淤血。你想不

到它有那麼重。而詠月的嘴，如夏日窄巷裏的蝸牛，爬上牆的陰影。一條稀薄的唾液留在你的臉頰。

「魯——迅，」她翻著你的那本舊書問道。「他是誰？」

「是一個作家。」

「好看嗎？」

「好看。」

她翻著看，翻了兩次。看到每一頁在相同的地方都有一模一樣的蛀洞，她把書合起來，放回原處。

「幸鑾，不要想得太多。」

每天做完工以後，你渴望抓住她那兩只凍果般的乳房。剛剛從太陽裏進來的身體一向是燙熱的。只有乳房卻是解意的涼爽。那鼓脹的流體填滿在你的指縫間，沒有一點空隙。你接觸到事物的核心。你十個手指的勞動使峯尖挺立如語言，傳出了允諾的信息。只要你願意，就隨時可以讓乳汁涓涓滴落在沙漠上。你的掌心因滿握而溫暖，好比故鄉的落照，好比傍晚的炊烟，好比屋瓦上的……，勞動罷。

暑假過去，那對烏亮的雙眼更其灼熱。分手以前，你們一起參加了旅館舉辦的大峽谷郊遊。

你不小心一腳踩碎了她的避孕丸。而她，安詳如處女。沒有一句話，只默默地跪了下來，她用手指頭沾著地上的粉末，保證服下了足夠的份量。在觀光途上的旅舍裏，好像就在教堂。那樣虔誠

地彎身領取著那團被踩成粉末的藥物。

「詠月。」

在觀光巴士上你抓住了她的十指。

「幸鑾。」

她是一個軟心腸的女人。她有十隻柔弱如水的指甲。你按著她的甲尖，它馬上彎下來，具備了柳條的美德。沒事的時候，你們一起細細觀看著她的水甲。每一隻上面都升起了霧一般的半月暈。她告訴你，祖母說，只有軟心腸的人才長得出水甲，而且她十隻都是。

巴士沿著科羅拉多河爬上去，山壁的切面露出了沖積物的彩紋。經過一段赭色的山路，汽車駛入了石化森林。

你跪在她的面前。她的頭無力地枕在你的肩上。坐在馬桶，她斷氣般的呻吟。頭髮都汗濕了。血崩了以後，青蒼的臉。在沙漠的夜裏，蒼白一如母親被露陰狂駭跑以後的神色。馬桶則如山澗的泉水。她的臉在洶湧。

從蒙戈侖地緣向南伸延，展開了一片無際的沙漠盆地。

都市的汽車，鮮豔如甲蟲，無聲地在公路上跋涉，一隻隻奔向賭城。他們的假期很短。現在沙是寂寞的，平原上遲遲才來的平和。你站在這一頭眺望。等待落日跟地平線慢慢垂直交叉，構成T形的允諾。

你熱愛這片沙漠。你沒有離開的意思。

「你等待什麼呢？」她說，「不過去何畢保留區是個好主意。你可以看到印第安人的穴居。」未能入眠的夜裏，她用她的指甲，擠著你臉上的蓄膿。

「缺水，就是這沙漠的歷史特徵了。」

嚮導的聲音在風沙裏突然有如隔山的回響。

還沒分手，她就說一定會想念的，像一支老歌。

在印第安人的保留區，看著她的臉，你想起了吳媽。

雙手交疊在窗前。頭長伸了出去，然後把下顎倚在手背上。崩血以後的身子想來是疲倦的。穿過旅舍的玻璃窗，她默默張望著沙的景色。只有沉入雲靄裏的遠山才承接了天上的雨澤。平地則是乾燥的。

少年時代你總以為這樣悠閒的相處會發生在某個夏日的傍晚。那時你渴望日後有一個美麗如米娘的妻。

「吳媽是誰？」

「吳媽是魯迅寫的一個軟心腸的女人。」

站在旅舍的露台上，你突然了解到，再沒有像吳媽那樣一對無辜的眼睛了。以致於阿Q在赴往刑場的車上突然有了唱一支歌給她聽的意思。

那是只配眺望星空的一對眼睛。

「科羅拉多河的主要支流從幽馬分叉出去，就叫吉拉河。河水橫斷了整個沙漠。」嚮導的聲

音仍然很遙遠。

觀光巴士停下來。她整個人都站不穩了。你緊緊貼在她的身後。她走一步，你就緊跟一步。她的血塊滲出了裙子。

「幸鑾。」

「詠月。」

在印第安人的帳篷裏，她突然哼了一段老歌。你買了一塊舌狀的龜紋石。

你繫入了她的頸項。紋石在她的胸口多了一隻舌頭。

看流水悠悠

看那大江東去不回頭

……像流水

像那大江東去不回頭

你要走。你要走得遠遠的。再也不回到那條陋巷了。小時尿床，被父親半夜拖下來用雞毛撻子打。你泡在悠悠濕成一灘的羶味裏，你唯一叨念的是那女人。

第二天，那女人就有只渙散的眼神。她默默低著頭，把你尿髒的床被抱出去洗。那女人從沒說過一句話。那女人總覺得那是她自己的錯。一句話沒說，只低頭在水井搓洗。那女人就是你的

母親。

這念頭生平第一次引起了你的悲哀。

你要走得遠遠的。不管穿過什麼樣的大街小巷，什麼地方總有一股微溫的尿羶等著你。木屐在鐵路倉庫後面敲出荒冷的聲音。被午照烘得很安靜的地面。草藤爬滿了泥灰牆，在那裏等待你的也是尿與尿。而最可笑的莫過於迪化街那些破敗的洋行。還裝著十八世紀歐洲洛可可的雕飾。纖巧如歌曲般的浮雕，被雜貨店的淡菜、金鈎、筍衣、江瑤柱……醃成老嫗般的醜陋。

出門要小心噢。多看看身邊的車子。阿幸仔……

絕別母親的話。入秋的蟬。

你的思維一下蜂擁而上，簇聚在想像中的異國生涯。

「印第安人的文明……可以溯到公元前二萬五千年。那是偉大穴居文化的重鎮之一……。」

含羞樹的傘蓋下，綠蔭展開廣大的空間。你們躲開了嚮導的叨喋。九月初的陽光在頭上的縫隙裏閃爍，葉脈的羽狀紋路連續密織，有如祝福。別了。分手了。

粗大而深沉的腳模印在沙上，形成一條無頭無尾的軌跡。

遠處，旅客的形體，不規則的幌動，投在地平線上，剪出了鋸齒形的黑影，一簇一簇圍繞著印第安人的地攤。

斜陽以後，柔弱的金沙在眼前奉出了浩瀚無垠的表體。景物慢慢遠退。你的胸口很平靜。耳畔響起的是喁喁的海浪。風吹起神父黑色的袍衣。那一年夏天溺在海港的一對青年。洋神父的祈

禱。

現在你可以抬頭直望碧空而不會扎眼。夜就要降臨。安靜的片刻，像一支老歌。切了。分手了。明天……或是後天。

「在淺河上，你們可以看到銅的閃光。銅仍然是亞利桑那的主要礦產……，還有就是輝鉬礦。」

沙漠上的一片落葉。葉肉在炎陽下萎縮。扭曲起來的殘骸隨著風在沙上擦出了漠然而遙遠的記憶。陰影吞過來。陋巷那片大而堅固的頹牆。豌豆花在晨風中飄動。城市起了噪音，早晚不斷，你決定要走到很遠的地方去。

分手了，就這樣切罷。她早已拿出了她的一切。現在更是。她學會了洋人在白晝公然盡情的熱吻。在含羞樹下，頸背勾了過來。她在你的嘴裏顫動起來。有一下沒一下的。有如沙漠的蛇信，表示告別。沒有字語的聲音，一把一把掃在你的心口上。你要走到很遠的地方去。

台北發出了噪音。淡水河的霧浮騰起來，不到中午是退不下去的。母親在關帝廟抽一支籤，預示著你的出外命，點出了若干年後，你在異國沙漠汽車旅館的一間房間裏會找到你的人。

蜻蜓用那虛弱顫抖的薄片飛在空中。蓓蕾從汁液中綻出。膠質的季節。河上耀動著碎光。一雙金扣的紅鞋。急急踏上了青石的台階，載負著一團心亂的影子。一閃就消失。

不久，那雙紅鞋沿著水門又出現了。

慢悠悠踏著銀色的河光。一個人。踏出了新娘般的幽怨。

關於那雙紅鞋，也有一段傳說。

小時候，夜裏想起紅得搶眼的那雙鞋，你就心悸不已。你沉在被窩裏，感到在某個不被你所知的角落正在發生著什麼。

一條巷子家家都在窗後暗暗窺視著。

米娘的父親拿到了他一生的第一次月給。一個人跑進榮町，為剛剛做了新娘的米娘的媽買了那雙金扣紅鞋。

母親拿在手上拂摸著。她試穿了一下，看著鏡裏的那新鞋。

色澤太鮮豔招搖了。不敢穿出去。

本來為了這鞋還高高興興的。突然在鏡前生氣了。

花那麼多錢，買這樣刺眼的東西。鞋一脫下來。就狠狠地把它摔得遠遠的。

「買去給你的女人穿罷。又不是藝旦，穿這個。」

等米娘把它從箱底拿出來，自己穿上去，早就已經合適了。

那時，鞋還是新的。

巷子裏出現那雙紅鞋時，鄰婦們圍在水井竊竊議論起來。這米娘和她上吊的父親一樣，身上恐怕也帶著病——神經不正常，怕要比她父親來得早呢。

你可以看到那雙鞋在蓮霧的濃蔭裏隱隱作紅，然後閃出去，奔向河邊。陽光下，紅殷殷的，

快要按捺不住了。風雨的夜晚，那鞋彷彿長著蜻蜓的薄翼，不必著地就輕盈無聲地飛過你家的窗前，一則包不住的秘密。

每天一早，校長太太就急急把校長趕出門上班。禮拜天的午後，校長藉故在門口修他的腳踏車。

狂犬病流行的台北。每隻狗都帶上口罩。再也不吠了。安靜的午後，狂熱的夏日，混亂的心。眼前一片扎眼的碎光。河上照上來的。多熱啊。喃喃不休的沉靜，煩人的髮的氣息，拂擦著，拂擦著。

校長望著米娘的身影遠遠走在孤單的水門邊，再也無法站著思念下去了。來罷。全世界所有的海水。

米娘的領釦從此不扣了。露出了一截令人疼惜的頸項。腳上踏的那雙紅鞋可是風雨無阻。

現在，她看到人，濛著一層陰雲的眼圈，就像水底的海母，默默地站在那裏張合著。沒有一句話。鞋的金釦子在街燈上倉皇閃亮。

在密織的羽狀葉脈下，你最後摟住了詠月。你埋入了她的髮，努力尋找著那截瀉入領口的頸項，如跋涉在沙漠上尋找不可得的寶藏。

太陽已經斜得很遠，熱氣卻還留在沙上。你的太陽穴敲擊著，你渴望脫離地表。離開這生硬無趣的沙漠。沉下去，看不見沙丘的光頰和單調的浮線。沉下去……到底。

希望一場驟雨，由天而降，注入你發熱的體內。驅走腦殼裏不斷敲出來的無意義的聲音。

重新坐上了巴士。已經無話了。她倚著車窗，沙漠行走如海聲。分手了。就這樣切了。你搖著頭，想用掉腦裏被地熱侵蝕的遲鈍。窗外的河水映出一粒一粒的白光，像一條米的軌跡。

胡拉哩

我為大江在呼喚

看它掀起浪滔滔

看那流水悠悠

看那大江東去不回頭

米娘終於離家了。從此再沒有回來。她的家仍然佇立在巷尾，面對著河流。可是屋子裏已經空無一物，那是光復才兩年的事。米娘的家成了一棟棄屋。

夏天過去了。灶雞子叫得令人心煩。夜裏從樹上落下來枯乾的蓮霧都聽得見。米娘早已不在。你才突然聽到她的聲音。你急忙打開窗。喁喁的河聲。你記起了隔夜的一場雨。你躲在床裏，懷疑那是她回來的腳步。而那是巷子的聲音。河風沉沉，水霧瀰漫夜空。整條巷子都是米娘的話語。整條巷子還不及米娘的愛深長。

你在床上抖索了一下，你突然長大了。

第二天，你從窗口望下去，你自信完全看到了校長上半身終於塌下去的背影。

水井、煤碴、頹牆，還有那滲著肥皂水的空氣，到處是那雙倉皇的鞋印。到處是她的聲音。在似雷的河濤中，動身了。盈盈的肌膚。陌生的浪花。奔向華麗的未來。離開這煩心的小巷。

我走了囉。慌忙的離走！

會回來探望你的。

什麼時候再回來看看河邊的空心蘆。

燒一盆火罷。我就把鞋脫下來。

烤一烤。

至少也烤一烤你背上的痛風啊。

再沒有人看到那雙紅鞋了。只是井邊的洗衣婦們每一次提起來都搶著說，那一夜自己是看到的。

蝙蝠從她家的破窗口成羣地飛出去，是過了一年以後的事。

夏日的傍晚，在滿天彩霞飛捲的空中，你總看到那些有翼的哺乳動物繞著河在屋頂上啣啣不停地翱翔。

故國

窗外的高速公路，夜歸的汽車，轉一個彎頭燈就打進窗口，牆上印出形體不明的映像。

膠質的電線裹著一層油垢，灰塵和油煙的混合物。從天花板一直垂掛到尾端。彩色燈罩裏則滿是飛蟲的殘骸。

車燈印出來的影子越來越大……模糊了。突然一起向牆壁的左上角倉皇遁去。

一組黑影消失，窗口就傳進轟的一聲。

汽車駛過公寓的樓角。

尾後的汽車又在牆上打出另一組類似的形象。

在你還來不及認辨以前，馬上開始變形。越來越大……越大。失去了明暗度。下一瞬間，影子照樣向左上方的牆角逃逸。在天花板上倒立遁走。轟。接著又是轟。轟——轟——轟——。

你迎接這樣的律動，倒出一杯罐頭沖的檸檬汁，靜靜地在飯桌上坐下來。聚精會神，陪伴著牆上走影的變形。內心計時般等待著窗外那一聲轟然的配音。

飛奔的牆影侵入你的腦殼，你在床上亢奮失眠，這是你沙漠生活的一部分。黑白的幻象一直留在你的視網膜上，不歇地重複著牆角的走動。第二天起床，蹣跚地走在通往停車場的路上，你想起小時半夜尿床的屈辱。

走向學校的沙地上，你突然便急，肚子啣啣地響起來。起床後那杯凍牛奶正從腸子穿過去。一進學校，首先衝進廁所。有時讓學生整整等上一堂課的事也是有的。校醫說東方人的肚子不適合空肚喝冰牛奶，除非你便秘。他不知已經看過多少這樣的病例了。

沙漠反射的光芒侵入你的肺腑，照耀了內心的一切，沒有一片陰影可以留存。在這一片被昆

蟲學家所珍惜的沙漠裏，你不用擔心會染上什麼惡疾。

研究室裏，煙灰缸陳舊的尼古丁混雜著日本教授的牙膏氣息。你混亂的思維立即戛然停止。而一天最關鍵的時刻——甦醒——就在這被百葉窗封閉的研究室裏完成。然後你周而復始的日間生活由焉開始。卡拉達，卡拉達。無法組合的片斷，盤桓在腦際。科羅拉多松在木造樓的那一端伸出了堅忍的枝葉。被雷擊後的樅幹，準備獨自撑起從天空逼下來的熱溫，又是一天的起點。

這就是沙漠的勝利了，日本教授說。

步向教室的過道上，風景在你的眼前出現。

孤立的樹，涸乾的河川，地平線，太陽在你的頭上照耀。高速公路在無影的熱煙中消失。穿過峽谷就是通往拉斯維加斯的賭城。日本教授在空中比劃了一個手勢，他再也不打算穿過那個峽谷了。

他曾經那麼痴醉地描繪過第一次穿過峽谷的情形：汽車跨過山嶺，突然膨脹的胸臆。黑夜的山路上，一片燈火爛照的不夜城驟然出現在你的腳下。

他再也沒有離開過這塊沙漠。

現在就是靠著酒精也無法甦醒那團胸臆上的火焰了。日本教授興起了無端的感慨。

無論如何，這是一塊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每年你忙著填寫申請來年教職的表格。

系主任說已經這麼多年了，還會有問題嗎？

話剛一脫口，自己也覺得口氣太大了一些。於是他轉而送你一個遲疑的微笑。那是說他看不

出有什麼理由不再續聘——已經這麼多年了。你猜就是這個意思。不過合同既然以一年為期，只好每年都趕著填表。

電視屏上出現一種蝌蚪般的甲蟲。硬殼下無數毛鬚般的細腳在水中暢游。乾竭的季節裏，它們知道如何埋入沙土，把自己保護起來。雨季後再做一年一度的出現。考古學家在大峽谷發現了恐龍的遺骸以後，驚訝地注意到沙漠中綿延不絕的一條昆蟲生命史的軌跡。

公寓的每個人都送了花圈。

可憐的婦人。日本教授太太簽下了老人的死亡證明書後，感歎了一句。第二天從火葬場回來，她獲得了老人留下來滿滿一屋子的溫帶植物。這是寫在遺囑上的。你踮進了她的公寓，她就用日本的大禮向你鞠躬。每次臨走，她總送到門口，然後彎下腰照例說，由於你的光臨，使他們的公寓蓬壁生輝。

現在她有了滿屋子繼承過來的植物。室內綠影交錯。太太的臉偶爾從密蓋的吸蚊竹中出現。安詳地描繪著老人死前的笑容。老婦人終於獲得了葬禮。從波蘭逃亡以後，她一輩子擔心的是死不到棺材裏去，她的家族統統是在毒氣室裏謝世的。

可憐的婦人。太太描繪完了後總以這句追念的話作為結束。

而日本教授靠著一本厚厚的萬國年鑑，把自己幻想成世界的一員。對於近兩年來，這地球上面發生過的大事他瞭如指掌。他打著智者的口吻說，思維有如史前魚的鱗，拚命將自己划開這片沙漠，划向世界。

醉酒的時候，他就嬰孩般嘔哽起來。他要你為他想想，祖父曾經是四谷的武士。父親經營了江戶第一家外銷的紙傘店。而自己好端端一個江戶兒，竟落草般陷在這沙漠裏。他跌進了老式的皮沙發裏，曬得如太陽般的臉色，頓時惶惶然有如失去娘一般。

煙嬈嬈湧上山谷。二月的一場雨。遠山染上了金毛狗的幼綠。像一片海水包圍了整年猙獰的山麓。那是瑰麗的三月君臨在寂寞的沙漠上。你的思維被擾亂了，你用著頭，想用掉殼裏的遲鈍。潮濕中孕育的蔽腥，從地平線的那端，隨著陣雨後墨色的曇天侵襲過來。母親在越洋電話裏說，台北已經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城。

阿幸仔，你回來都認不得了。

仿如蕨類的抽芽，一夜之間肥大了起來。

晌午的陽光已經變得灼熱。空氣到處響起沙粒爆裂的聲音，就像故鄉的警察廣播電台播放「萬人頌」那樣感動了你。在電話線的這端，你突然聞到了母親哺育你們幾個子女以後仍然有如煉乳般的體香。

父親生前那麼努力想把上品的日語說好，害得鄉下來的母親在一旁如鴨子聽雷。傻傻地楞在一邊。高三時你在飯桌上準備月考。大聲背誦著羅馬省行政官布魯塔斯刺殺凱撒後的演講。羅馬人，同胞們……請聽我講一講。又是另一種外國語。母親如崩血以後的臉，奇異地扭成一團，欣慰和屈辱。一生操勞的代價。

校長扭開了收音機。聽著廣播劇。學著用純正的北京話從嘴裏發出心底的思想。黃昏降臨。

凝聚在巷子裏那股令人懊喪的惡氣，是光復以後一直沒有消散的。

夢中醒來，發現身在研究室裏。原來是被日本教授無意識地彈著他留得長長的尾指的指甲吵醒。愁思溫暖了你的思維。廣播劇嗚嗚的聲音侵擾你午後的睡眠。你將這夢告訴了同室已經十幾年的日本教授。他沒說一句話。他只站起來，走過去把百葉窗拉開。要你好好端詳窗外的景象，恢復一下你的神智。

耀眼的陽光刺痛了眼睛。被孤獨侵蝕的這片荒地，在烈日下舒展成和諧而純潔的沙的風貌。日本教授搖了搖頭說，他成為這沙漠裏的一匹狼，至今還是令人不可思議的。

狂犬病流行的台北。狗都帶上了口罩，在街上一律不准開口。整個城一下子聽不到吠聲。狗變成了一種最沉默的動物。把尾巴夾起來，默默地跟在人的背後，巴眨著令人不解的眼神。帶著口罩的鼻子這裏嗅嗅那裏嗅嗅。連走在地上的狗爪子都是默然無聲的。

校長一包米抱在胸前。急急走在歸路上。光復後第一次買到蓬萊米。一直想念這米的老母親卻早已做過了七旬。米粒從袋裏瀉出來，包包不住。

一條黃狗順著地上的米一路跟校長走進了巷口。校長急走，狗也急走。緊緊跟著人的腳印。快到家了，那畜性還是跟著。

校長停下腳，狗也停下來，然後抬頭，用奇異的眼光默默端詳著。米粒瀉得更厲害了。校長一慌張就用腿去擋住那狗。沒有放出任何驅趕的聲音。只是默不作聲，用腿去擠擠狗肚子。然而狗以為是在逗它，等到急急又上路時，就高興地搖著尾巴緊緊跟隨過來。到了門口，校長停下

來，狗也停下來。他沒有回頭，還是用腿去擦著狗肚子。狗在口罩裏發出了善解人意的吟聲。校長沒有法，等那畜牲不注意，瀉了一大把米在台階上，然後自己急急走進門，反身把門關了。

第二天聽到校長太太在水井那邊大聲說，連買一包米都不會。錢拿出去了，帶回來一只空布袋不說，還帶回來一隻迷失的小黃狗。無緣無故來耗費家裏的糧食。校長並無意收養。只是隔了一夜，那狗還好端端坐在門口，好像特地等著校長一早為牠開門。驚慌的神色一直掛在他的臉上。然而對這狗，他有點不解了。然而他憐愛了。放學回家，你可以看到校長坐在香菸攤裏打盹。睡著了，還是掛著失措的臉色。那狗卻安安靜靜貼在他身邊，替他看著攤子。偶爾清醒，他就一邊看報紙的分類廣告，一邊慌張地嚼著檳榔。顴骨下面的凹頰快給嚼進去了。退休那年，校長在巷子口開了半月香菸舖。再過一年，他才帶著太太和那隻黃狗離開了你們這條小巷，到漁港討生去了。

在台北的最後那年，校長裝了一副假牙，人突然年輕了許多。現在他的影子經常出沒在圓環的夜市上。不期然碰到，他總是露出一臉的惶恐和羞慚。一下子把眼簾垂了下去。校長喜歡擠在攤子的條櫬裏吃著他的豬腳麵線。

太太不讓小孩聽到，就用日本話跟母親說，他的嘴裏一股去不掉的檳榔臭味。她已經放出警告，再不戒掉，休想再跟她睡一張床。

他愛睡哪裏睡哪裏去。

他在路攤旁邊，把頭高高仰起來，買一瓶地骨露喝。骨咯骨咯。想沖去嘴裏的氣味。不一

會，影子不見了。早已付錢走了。

過一會兒，影子在蓬萊閣附近躲來躲去。站在黑夜的亭仔腳怯怯望著對街的茶莊。遲疑而慌張的腳步。走過來又走過去，然後把影子深深藏在磚柱後面。才離圓環沒幾步路，這一帶卻是荒涼而黑暗的，沒有一盞路燈，街心看不到一輛車。

老校長這樣躲躲閃閃你已經見過不知多少次了。是的，你早已聽說，米娘離家出走以後，並沒有到他鄉去，她在圓環附近被人家發現了。

那是出走了幾年以後的事。她在茶莊的門前坐著。兩眼痴痴地望著前方。安詳和氣，一無所求似的。你放學回家路過時，總停下腳，從對街遠遠地窺望著。她已經認不得你了。你的胸口不禁砰砰地跳起來。頓時口裏發乾，你怎麼也不肯相信，坐在路邊那個一身破爛滿臉污垢的女乞丐就是米娘。

你恨透了水井那堆洗衣婦。每天總在那裏叨叨議論個不停。你怎麼也不相信米娘有什麼癲狂症。她的父親怕天上的敵機上吊自殺，跟她何干？

中學了，你路過茶莊時，胸口還是砰砰作跳。說是米娘的那個乞丐裹著髒棉衣的身子現在已經臃腫不堪。她已經生了好幾個小乞丐圍在她的身邊。冬陽照耀的晌晚，她把一家子攏得緊緊的，躲入破棉絮裏——日後，你自信在她的包袱裏還看到了那雙紅鞋——就在茶莊門前安靜的亭仔腳逐漸沉入了睡眠。

你冷不防心悸起來，你剛剛用食指剔出了書架上的一本書。窄窄一長條的半月店，舊書的氣

味混雜在更為刺鼻的違章建築的木料氣裏。

在羅斯福路的一家租書店，你偶爾翻開《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充塞在一本一本薄薄的武俠小說裏，這本相較之下顯得厚實的書，一時帶上了私生子的名份。你在灰暗的燈火下，讀著《中國的日夜》。仍然硬硬的牛皮紙封面還沒有沾上租書人的手氣。在平滑如真珠米的書頁上印著：

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

譙樓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煩冤的人聲下沉。

沉到底。……

中國，到底。

那是女主人翁挽著菜籃，行過菜市場。心裏默默地有了向隨時隨地都如市場般嘈亂的同胞祝福下沉的心願。

詩句固執地印在你的腦裏。在滿室發散著阿月渾子香氣的沙漠公寓裏，你但願自己有超絕的能力沉將下去。沉到底……到底。

七個學生默默注視著黑板，你試著為他們畫出作品的年表，創作的軌跡像一條河，越往前越

衍生了一些支流。

學生們出神地望著。木然的神色。唯一的那個女生笑出了一個廣告牌的笑，推銷著汰漬牌的洗衣粉。期終考以前，學生們突然露出了阿諛的臉色。科羅拉多河畔紮營的印第安人對著觀光巴士上的旅人以順化的臉色相迎。

「現在打開第七十九頁。」

「Pistachio。」

沙漠上唯一的女生說。她送給你一瓶綠色的小油膏。瓶蓋封著，還可以聞到一陣沁香。頭一甩，散開了沒有一根髮針的長髮。

「謝謝，但這是什麼？」

「Pistachio。」

你在字典上查出：Pistachio〔植〕黃連木屬。漆樹科。阿月渾子。阿月渾子的果實。阿月渾子果實的香味。淡黃綠色，蜜餞和點心的調製品。多種藥物調製的口服軟膏。

「現在打開第七十九頁。」

學生們全體抬頭望著你。

這是一九一九，作家的創作動力已經如河般奔注。三年以後的一九二一他就達到了決定性的高潮……

學生的臉，紅人馴服的眼。

「那麼，現在我們從第七十九頁唸起。」
全體埋下頭去，看著書本。

整段死去的枝極掛著褚色的枯葉。樹皮撥裂。在烈日下失去了挺立的雄姿。你走下講台，望出窗外，每次看到的就是那棵孤立的樹木。

森林是萬古以前的事了。殘枝石化，年輪凝成彩虹的色暈。光禿的枝幹分叉伸入天際。背光的天空被割成一塊一塊。校務大樓的屋頂和遠處的地平線構成平行的兩條軌跡。天邊億萬顆強光的微粒如音樂般躍動。有一天你會忘了家鄉腐殖土的泥腥。也會忘掉蝸牛爬過的舔液的氣味。你悄悄走入一片鼠色的陰影，然後把身子藏在乾燥的黑暗裏，眺望著落日 and 沙的地平線慢慢完成T形的結合。魯迅，在陰影下曾經被樹上掉下來的毛蟲冷冷地爬過頸背。那是一九一八？

從烤箱裏拿出來電視餐，無端被電話鈴擾亂了。電視上正在講解全國性的氣候預測。內地已經釀成水災。內華達州洪水，損失了億萬的財產……

阿幸仔。卡拉達，卡拉達……。母親的越洋電話。

被睡眠密密層層起來的母親的聲音。遙遠、模糊，而又清晰如童年的記憶。

阿幸仔，都十七年了……，媽媽這一陣子……卡拉達，卡拉達……

內華達州的山洪逼入城市，造成千人以上無家可歸……電視上報導說。

阿幸仔。你有沒有記得你的小學校長？……就是陳校長了。卡拉達，卡拉達……來春的科羅拉多河積水將比往年高出許多……住在南方澳的陳校長了……這將有益於亞利桑那的農作物和供

水條件……聽說他到市場吃了一碗魚羹，走回家……卡拉達，卡拉達……儘管全國各處積水造成了水患……卡拉達，卡拉達……在漁會公所前面倒下去……卡拉達，卡拉達……死了。

一個學生吃力地讀著第七十九頁。你痴痴地直望著窗外的那棵孤樹。學生念得很辛苦，斷斷續續，念不成句。只有念到捲舌音時才露出一點信心，自然地把舌翻轉上去。他突然停下來，但這裏沒有任何標點符號。不是句子應該停頓的地方。學生想繼續讀下去，卻一時感到吃力，念不出聲來。想想一部車子陷進凹坑的情境罷。

這個學生再也念不下去了。大家抬起頭來。十幾隻有色的眼睛澀澀地盯住你，發出了求救的信號。

然而今天你不想營救他們。剛剛被指名朗讀的學生還在那裏用畏懼的顫音咕嚕著。聲音包裹在嘴巴裏。他一邊咕嚕一邊抬頭看著你。最後車輪爬出了凹坑。繼續大聲讀下去了。

當那學生繼續發出中文的聲音時，其他的學生頓時鬆了一口氣。頭重新埋在書頁上。學生到了第三年還是無法分辨四聲。他們幾乎都用英文的輕重音，慢吞吞讀著中文字。斷斷續續的嗎喞聲浸漫在這二十立方尺的教室裏：

……但終於沒有進學，又不曾營生；於是愈過愈窮，弄到將要討飯了。幸而寫得一筆好字，便替人家抄抄書，換一碗飯吃。可惜他又有一樣壞脾氣，便是好喝懶做。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如是幾次，叫他抄書的人也沒有了。孔乙己沒有辦法，

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竊的事。但他在我們店裏，品行卻比別人都好，就是從不拖欠；雖然間或沒有現錢，暫時記在粉板上，但不一月，定然還清，從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學期還沒有結束，校園已經有了暑假的荒涼。建築物到處罩上了一層灰撲撲的塵埃。每年的暑假，你走進學校，感到教室的桌椅又都老了一年。木頭像人，也發出了老人氣。

現在期終考當前，學生個個露出了痴呆的臉色。七個人仰頭望著講台，好像突然對魯迅感到興趣似的。你光火了。不要以為我會事先暗示考題，你在心裏嚷道。其實你想學著母親的那句話：

「你們考不及格給我看看。」

已經十七年了，母親提醒你。在這沙漠裏你卻沒有走出一歩的跡象。

海發出啾啾的聲音。白浪起伏不定。校長走向沙壩去推船以前，他小心翼翼地打開了那玻璃櫥，深怕驚動了櫥裏的蟑螂。

夢中被驚醒而四處逃竄的蟑螂，使校長在學生面前一時感到羞慚。而家裏到處掛著黏滿蒼蠅的蠅紙，他則處之泰然。

「來，這是家裏唯一的一本中文書了。」

校長從懸著蚊帳的床邊站起來，走到玻璃櫥去拿出那本書。

他翻了翻，一時沉默了。跌進一段往事。

家裏沒什麼讓你玩的，這書你就拿去看罷。

你把書接過來，讀著被蟲蛀了的書面：

魯迅文集 台灣總督府監印

就這樣，你第一次接觸到了魯迅。

廣漠的夜空。日本教授舉杯的姿勢，有如奮臂。他操著沙啞的聲音，感歎地說，這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啊。

「來，為你的那位作家乾杯，為——」

「魯迅。」

「對了，為魯迅乾杯。」

從研究室回到公寓，從這點到那點，直線最短。你扶著爛醉的日本教授跌跌踉踉走出研究室。自從治好了痔瘡，他再也不鬧著要走出這沙漠了。關於研究室私藏烈酒的事，他的太太和系主任都不再過問了。從此他只是偶爾若有所思，低下頭，就細細數起他的家譜。從江戶的父親，數回到四谷的曾祖。而繼承了紙傘業的哥哥聽說最近生意破產，捲款私逃了。

「回到你的國家，你也教不了你的魯迅。」

他用這種激將法，想勸你安身於此地。頭頂上，星辰正在分裂著天空。那靜闐無聲的作為，

比起閃電劈開雲天更其詭詐。

白天，他不斷搖頭。想把隔夜的沉酣甩掉。他用遲鈍的舌尖問你還想不想那個叫詠月的女人。然後為了某種原因，他轉開話題，步出陰影邁向了陽光。

他低下頭，開始思維。太太一早總把他那雙皮鞋擦得油亮油亮的才讓他出門。頭頂上是染髮劑慢慢褪成蜂蜜色的一部枯髮。他踩著沙的波浪。踩著沙的影子和他自己的影子。他吞吞吐吐地說，或許應該在沙漠上開一家冰淇淋店。每天，他等待的是一天最神往的時刻——等待著落日和平線慢慢構成T形的允諾。等待著酒精把白晝吞食，既然沙漠的黑夜總擦不掉那白影。

到了深更，天空還留著白光。腳下的沙一直伸展到天邊還是可以看見。你追隨著一條軌跡。每次教完了（孔乙己），你好像患了機能障礙症似地，腳突然失去了作用。你想像以孔乙己的模樣，用滿是污泥的手爬出教室，甚至讓自己的腿折斷，坐在地上一路跛著向前。現在這就是教室和停車場之間唯一可以頂天立地的行走方式。你忘不了南方澳的那次旅行。不管母親怎麼罵你，你還是屈身蹲在車廂的地上。讀著你的魯迅，讓自己在站客不斷搖晃的腿與腿之間沉落。

沙漠刮起風沙，抹去了落日和平線結合的偉大構成。氣象報告說，這是一夜的大風，明天一早就將過境，太陽仍然會照耀在沙漠上。

現在沙浮動著，碎成千萬粒刺眼的細光。視線模糊了。學期的最後一課已經結束。向著停車場走過去的胸臆及時萎縮成孔乙己，準備以殘廢的雄姿迎接在風中連綿幾百英里的金瑩閃亮的沙粒。

車子開進風沙裏，你突然改變了主意。你準備還是給學生最高的成績。每個人都是A。他們六男一女。個個碩壯的體格。他們每天要做五十個俯地挺身，三十個引體向上。畢業以後就被分配到平地的賭場去工作。

他們原無需魯迅。其實他們連一句簡單的中文都說不好。也許學生是早已風聞這門課容易拿A而來的罷。他們堅持了四個學期，無論如何總算攀到魯迅這門高級課程。這已經難能可貴了。

你愛開什麼課就開什麼，不過這裏到底比不上普通的大學啊，系主任是容易通融的老先生。你在課堂上，眼前經常出現學生在單桿上奮臂而起，引頸過桿的偉岸雄姿。

暑假。一座空城。鳥抵擋不住熱氣，早已移棲他州。你要等到十二月才又聽得見美麗的鳥聲。你身邊已經積了一點錢。你無事可做。這假期你只想養養你病弱的腦筋。現在你可以呼吸到衣櫥裏冬衣的布味。臨行前，母親裝入皮箱的大衣、毛衣，甚至平紋的薄綿衣，在這裏一次都沒穿過。

出外要小心，自己要懂得照顧自己噢。

循著軌跡，你仍然可以聽到海嘯嘯的聲音。躺在從沙漠的亂石中築起來的公寓裏，你把玩著台灣總督府監印的那本舊書。你翻開書，扉頁上寫著：

陳昆南 昭和四年

你把書湊到鼻端，聞了又聞。
想聞出沙的氣息。

這一定不是校長的書。因為校長的名字叫陳興南。

而陳興南，想必就是校長的亡兄了。

少年時代的校長再拿著戶口簿到殖民地的官廳去註銷的，必然就是這個名字。

你捧起了那書，狂烈地吸聞起來。你已經能夠聞到一蓬一蓬海沙的腥氣。你現在確鑿斷定，校長的亡兄跳海自殺時，在沙灘上留下來的就是這本書了。

你一時的興奮，造成了無比的沮喪。

你終於了悟到你一生缺乏的就是一位亡兄。好讓他把痛苦分享給你。使它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

啊，什麼時候，有一個身穿白衣的哥哥，流著淚奔跑過街。醫科學生的罩衣在空中飛捲。他的髮，他的惶惶無主的腳步，他繩結般絞纏的胸口，突然間崩裂的人格，衝出了醫科巍然矗立的紅磚大樓。

那白日哭喪的魅影在狂風中及時為你目擊，好鑄成你日後幸福的佐證，領你走向立志的道路。

太遲了。太遲了。

你在心中總是這樣對自己說。

而立志這件事，對你是抽象而陌生的。小學的作文課上，在「我的志願」這個題目下，你總是慌張得不知如何下筆，抬頭會突然面對一片深不可測的空白。你在邊疆屯墾員、工程師、飛行員或鄉村教師之中任擇其一。而為了表示你的認真，無論你選擇了哪一樣身分作為你的志願，在文章的最後，你總是寫下如宣誓般莊嚴的一句話，作為你立志的一部分：願在明年的國慶日，把一面青天白日的旗插在南京的城頭上。

太遲了。太遲了。

穿過公園，走上一條空曠無車的柏油路。昔日矗立的醫學院大樓在夏日濃密的晨霧裏偉岸地浮現。綠蔭成蓋的杪櫨木如影般拂搖。大學時代，你在上學的途中經常在此駐足不前，等待那白衣飄捲的影子，嬉戲般向你奔跑而來。

你從家裏樓上的窗口望下去，很早就知道如何為校長那失去亡兄以後的背影加倍凝望著。

督學時代的校長一早就把腳踏車推出了家門到市政府上班。他沿著溢滿生命的牆垣，穿過巷子裏家家湧著水飯飄散出來的米香，一步一步走入了陽光。

太遲了。太遲了。

五斗櫃發出台灣樟腦丸的氣息。客廳沒有一件傢俱。地上沒有鋪氈。窗簾整年封閉。搬進這家公寓時，早就是這個樣子。這些年，你只聽到一次敲門。那是穿得很體面的黑人叩門在傳教。臨走前，很體面地送了你一本聖經。

你不想花時間去搬家。何況房東太太已經答應為你換一床新的席夢思。在一年最冷酷的暑

期，當人人逃離炎陽，你準備在風沙中沉落，……沉到底，沉入睡眠，養養你病弱的腦筋。

在這百無聊賴的日復一日中，倘還有什麼未能放得下的，也許就是在暝黯裏，你總是看到自己——那揮之不去的允諾——沿著少年的那段河堤在奔跑，迎來成羣成羣的蝙蝠，在夏日雲霞燦爛的天際喁喁飛翔，在這海拔五千公尺的沙漠上，在這美國的警察學校裏。

——原載一九八五年一月美國《知識分子》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今夜星光燦爛